《不美的話，活著就沒意思了》自選章節

媽的五百萬

「妳一次一次地說，我卻一次一次地遺忘。」

媽對年時，我去了美國。

在我的印象裡，她總說去美國要不少錢。小學儲蓄盛行時，我有一本郵局存簿，每個月繳交營養午餐費，她會多給我零用錢；不多，十塊錢或五十塊錢。當同學們爭著相遞郵購目錄時，我則將零用錢上繳給班導師，劃進存簿裡。她的目標是——存到五百萬。畢業典禮老師歸還存簿時，我是班上存款最多的人，因此獲得了「儲蓄兒童模範」的獎章。媽在台下看著我領獎，笑得合不攏嘴，逢人就說：我兒子以後要去美國啦。

其實離五百萬還有好大一段的距離。

也不知道媽這五百萬的說法是哪裡來的，三不五時就把「五百萬」掛在嘴邊，因此我一直以為去一趟美國要花五百萬。除了這五百萬之外，媽還有另一種「五百萬」的說法。

◆

媽賣傘。

她不會開車，也買不起車，停在家門曬穀場上的二行程機車，便是她賴以為生的交通工具。

機車前座常年疊著用麻繩捆起的 A 字架和竹蓆。媽的攤位不需要太多架子，有時候補位的空間小，甚至只用一塊攤開的竹蓆就開張做生意。基本的架子擺好後，她會將龍頭把手下到腳踏墊剩餘的空間都塞滿「五百萬」。

四種顏色相間的傘，真正的名字是五彩傘，媽說那就是「五百萬」。

機車後的貨架上疊著一個透明的收納箱，裡頭收著較短的傘；近幾年摺疊傘比五百萬好賣，後座的貨架便越疊越高。

小學放學等媽來時，總是先看見她那輛負荷過重的二行程和後座幾乎要高過她身的收納箱。她的車在家長等候區格外明顯，找到五顏六色的傘堆比找到她的身影還要容易。媽將我的書包背在自己胸前，便當盒掛在龍頭，然後用臀部將我牢牢困在她的身體與貨架間的空隙。我常因為動彈不得而鬧脾氣，有時擺攤的地方遠，路程拉長，我便鬧整路的脾氣。

住家附近的早市是媽最喜歡跑的攤。可那是小村莊，人少，即使從周邊村莊經過停下買早餐的人也不多，更遑論還有人有那心思停下車逛這只有稀疏幾攤的早市。她認為，越靠沿山公路一帶的村莊，越常有雨，所以買傘的人會比較多。偶而她會跑林邊，林邊人討海，出手闊氣，掏錢不手軟；但林邊的市場開得早，也結束得早，往往不到中午十一點就只剩三三兩兩的顧客。再說林邊市場的路筆直，一遇下雨，原本購物的人群就會快速散去，即使後面再來的，也是騎著摩托車在攤位前呼嘯而過。

多數出攤的日子，她都是低著頭在攤位前看著人來人往的小腿肚從眼前走過。她說，抓長補短都是做生意的日常，起碼不會餓肚子就好。

午後雷陣雨過，是媽叫賣的巔峰時段。從箕湖橋下鑽過沿山公路時，她會仰著頭看著那座延綿聳立的高山。山上若掛著一條條白色絲絹，她便會停駐；推算著山上下完了雨，接著就換山腳下，然後帶著至少能賣掉五成貨的心情，到下一個市場。

夾在貨架間的我，把數瀑布當成了打發的消遣。

下過雨的山頭，格外明朗清爽。

筆直而清晰的山線出現在湛藍無雲的天際，青蔥而翠綠。有時候天空掛著幾絲雲帶，如白紗般蓋在山巔；有時藍得無暇，彷彿山巒正靜躺在一片藍幕裡，安詳愜意。

回程時，媽會繞到冀箕湖再進去一點的沿山公路邊。停下車，遙望著遠方一塵不染的山，接著背對著山，看著被樹林擋住的村落和河道。冀箕湖被林邊溪和力力溪圍繞成一個三角錐，從東面的望嘉山朝下眺望，宛如畚箕；但若不從地圖或高空看，其實那也只是一個普通的村落和聚湖。

這時候，媽便會開始跟我說一個老生常談的傳說——一個關於「很久很久」以前，曾被大水淹沒的村落。

故事重覆聽到第三回時，我便失去興趣，但媽還是常在回程的空檔來到冀箕湖的公路旁，尋覓那個她所說的，已經消失的村落。成年後，我在文獻中找到關於水淹村落的蛛絲馬跡，起因於上流河道出谷後流路不穩，河道常左右分歧。而媽常說的冀箕湖，便是位於沖積扇扇頂的聚落。但這些都與媽說的傳說時間，已然很遙遠了。

後來，媽找到鎮中心早市的攤位，固定下來。接受顧客的建議，保留少部分五百萬，進了不少花邊俏麗的陽傘，經營大半年，生意才逐漸有些起色。回程時，因為路程遙遠，她便沒有再繞到冀箕湖的那條公路；也或許是我已就讀國中，每日搭公車通勤，不再需要她的接送。

◆

媽有一把屬於自己的「五百萬」，是為了遮擋陳列在外的貨品。

雨下得大時，她會撐起一把方形的「五百萬」，將所有的傘收在大傘下方。自己站在傘緣下，只要不淋上大半的雨，她就當作自己也撐了傘。雨因此常常潑溼她的褲管，可她仍舊佇立在攤位前，對著遠方的客人昂首翹楚。

偶而跟她出攤，勸她躲雨，反倒讓她笑話。

媽說，賣傘的人等的就是雨天，才下那麼一點雨，怎麼能躲呢？

沒錯，那只是「一點」雨。

南部的雨季總是來得很急，四季裡沒幾天下雨的日子，梅雨、雷陣雨、颱風……縱使下了雨，也是集中在短時間裡。但那「一點」雨，就能下得讓人寸步難行，伴隨而來的雷能讓大地震動，落石彷彿只是被啣在山巔上，搖搖欲墜。這就是她說的那「一點」雨。可這「一點」雨，已足以將她淋濕。

雨衣在水柱般的大雨裡是無效的，更別說是撐傘。

比起媽的無所謂，我則是秉持著絕不讓自己淋雨的堅持。但很快地，這堅持在國一暑假那年打破了。

我已經坐不下媽車座和貨架間的空隙，她便要我搭平日上學的班車與她一同前往市場擺攤，做幫手。學校隔壁就是媽擺攤的市場，暑假期間，學校裡除了考前衝刺資優班燈火通明之外，校園各處宛如空城；相比之下，隔壁條街的市場就沸騰多了。

媽租的攤位是一個半室外的空地，頭頂伸出的半截屋簷只勉強遮蔽一些備品。大多數的傘，還是攤在陽光底下，像極了放在炭火上的燒烤串。生意最好的時候，就是熱帶氣旋來之前的連續烈日，接著一場突如的大雨，就能刺激買氣。除此之外，媽的雨傘通常只能當陽傘推銷。

媽撐開「五百萬」傘，銜接著那半截屋簷，傘下擺著時下流行的花色陽傘，有蕾絲花邊、有皮卡丘和小智、也有復古風的小把五百萬傘……即使看著琳瑯滿目的傘，還是遮擋不住烈日的侵襲。整個攤位跟蒸氣室一樣，不通風，熱得冒汗。尤其十點過後，陽光爬到頭頂，隔著塑膠的五百萬傘，熱度從上而下，與腳底的柏油路面沆瀣一氣，將橫躺的傘烤得滾燙。

我好像看見傘真的在火爐上翻滾……好幾回想溜出這地獄，深覺自己再待在傘下，絕對熬不過這個夏天。

「要下雨了。」媽突然說。

我順著她的視線看著天空。要命。哪有半點下雨的跡象。陽光大辣辣刺進我的眼裡，瞳孔放大瞬間，人有些天旋地轉。完了，我真的熬不過夏天。喪氣的念頭又佔據我的腦海。

媽笑笑，繼續招攬她的客人。

也不知媽說得是真是假，那天烈日下，真的多了好多客人，一窩蜂湧而上。

他們嗅得到雨？我很懷疑。但這是好時機！逃脫地獄的好時機！趁著一撥客人爭先恐後結帳時，我溜了出去。本來只是想到鄰近的便利商店借個冷氣吹，卻不料在店裡頭遇到一個鬼鬼祟祟的人影。人影站在冰箱前，大開冰箱門，正貪吹著冰箱冷氣。

我踏進店那刻，店員正朝著人影吼罵猴死囝仔。自動門朝著我洩出些許冷風，才感覺爽時，黑影朝我奔來，將我反向拽著往外就跑。我也跟著跑，不知為何。店員追著我們跑了好一大段，終於放棄。

「幹，好險喔！」拽著我的人說。

幹，怎麼是你？我瞪著他，話在嘴邊蠢蠢欲動。根本不關我的事，拉著我跑幹嘛？

「還好我救了你，那家店的店員很兇喔，你別傻傻的進去，別以為我不知道你也是去吹冷氣的。」拽著我的他，將手鬆開，揚眉。

他是阿光，從幼稚園開始就常把我內褲借去穿的人。我不想說他是我哥們。幼稚園他偷拉尿，借了我的內褲；小二他摔進水溝，借了我的內褲；小六畢業前他想追班上的女同學，也借了我的內褲……不明所以，他覺得我的內褲可以帶來好運。

好想揍他！

我忍耐拳頭時，遠遠地有一個軟軟柔柔的聲音傳來，直喊著，「哥哥哥哥」。不知道她是在喊誰，卻覺得很熟悉，我第一個轉頭。

確定那是阿光的妹妹時，我無來由地有些失落和忌妒。

光妹背著高過於自己身高的書包，踉踉蹌蹌跑來。書包的拉鍊大開，插著數支捕蟲網和捕蟬的黏杆。光妹奔跑時，兩根辮子甩啊甩，勾到了書包拉鍊，臉頰氣得鼓鼓的。我覺得很可愛，但阿光總覺得光妹煩，對光妹的糾纏視若無睹。

看書包裡的仗勢，阿光是有備而來的。

阿光這人，做壞事絕對帶上光妹一起。阿光家裡人為了不讓他過度荒廢暑假，替他報名英數考前衝刺班；才國一暑假就要人衝刺兩年後的基測，他當然不願意。

早聽說他常常翹掉衝刺班的課，課輔老師因此打來我家找人，大概以為我是接應者吧。但我今天才知道，原來接應他翹課的，竟是他才讀幼兒園的光妹。

這會，阿光將光妹甩在後頭，光妹依舊心甘情願替他背著沉重的書包，邊走邊拉著自己纏進書包拉鍊的頭髮。不哭不鬧。我對阿光的行為很不恥，卻不得不羨慕光妹對哥哥的義氣。

好想有這樣的妹妹。每回看見光妹，就會有這樣的衝動。

某次跟媽說到光妹時，她竟胡扯我讀國小前也有一個小我兩歲的妹妹，只不過被外遇的爸爸帶走之後，音訊全無。她不愛談關於爸爸的事，當然連被爸爸帶走的妹妹，也就成為一個謎。

阿光這回貌似是答應了光妹要抓蝴蝶給她。

光妹正吵著阿光。

阿光翻進一座檳榔園，裡頭當然沒有光妹要的蝴蝶。檳榔園很清涼，我也翻了進去。不得不說，正在淹水（灌溉）的檳榔園，真他媽的涼快！及膝的水流帶動著泥土和落葉屑轉動，跟著移步，腳底下清澈的水就踏濁一回。四周疊高的土堆，引導水流的去路，整個園子就像是個露天的水池。

光妹翻不進來，只能在鐵柵欄外踱步。

剛答應要抓蝴蝶的阿光，一翻進檳榔園就忘了，滿腦子想抓蚯蚓。

泡在水裡的土堆，當然很難挖出蚯蚓；不過阿光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只是想做點甚麼，來證明自己成功逃離了煩悶的衝刺班。

光妹看我們戲水，頻頻冒出委屈又威脅的聲音，央求著阿光帶著自己玩。我實在不忍心那麼可愛的妹妹哭了，提醒阿光。阿光用曖昧不明的眼神盯著我，許久才冷冷地說一句，「既然是你聽見的，你去啊！」便這麼毫不留情地將光妹丟給我照顧。被打斷玩耍的阿光十分不情願，轉頭就跑到園子更深處，藉口那裡蚯蚓多。無奈之下，我只好自己翻回去，將光妹撐到頭頂上，想讓她蹬進鐵柵欄裡。可光妹比我想像中的還要有重量，試了幾回，光妹都卡在我的頭頂上，不只翻不過鐵柵欄，連我的手也撐得抽筋。

阿光站得遠遠，看著我的蠢樣，竟笑說要幫我挖個地洞。如果是平日倒也無所謂，但正在淹水的檳榔園哪能說挖就挖，四周的土堆就是用來阻擋水漫出的，這一挖還得了。

「不然怎麼辦啊？」阿光這話是質問我，突如其來的音量有些嚇人。

便在此時，遠處起了陣陣涼風，泥土氣味被翻進空氣裡，層層遞進，很快地

就掩蓋了所有的氣味。塵土的味道過於明顯，來得又快又急。光妹眼角啣著眼淚，瞬間不哭了。我和阿光盯著遠處山巒，有種不安。

「幹，不會要下雨吧？」這是阿光說的。

青翠的山巒像是被煙燻那樣，霧濛濛一片。

風越來越涼，光妹又哭起來，隨即斗大的雨水跟著滴了下來。

檳榔園沒有甚麼遮蔽處，我們只能離開，改躲到陸橋底下。但很快地橋墩水線越來越高，一直有個聲音要我立刻離開，光妹看著混濁的河水拉著我的手也吵著要走，可又猛又急的雨讓人寸步難行。

阿光率先跑進雨裡說要試探「軍情」；但當雨從他頭頂宣洩而下時，他隨即又忘了自己是個哥哥。身體才接到一波雨，便學著大猩猩呦喝呦喝捶著自己胸膛，雨從他的頭頂灌下，轉眼就濕了全身。他朝我們轉來，開合的嘴似乎想說甚麼；嘴才剛要張開說話，就被雨水給填滿了。阿光把嘴闔上，水便從他嘴唇兩邊的縫湧下。

就跟阿光信仰我的「內褲」一樣，這行為讓人困惑。

光妹果然是阿光的妹妹，完全懂得哥哥。她對著阿光喊「笨哥哥」時，笑靨如花綻放。阿光沒聽見光妹說的話，我放大音量，在雨中覆誦一遍。阿光又更加犯蠢了。他將褲頭撐開，讓雨水灌滿自己的內褲，故意打顫，然後將屁股翹得高高的，邊抖屁股邊把水甩出來。

好蠢。看著阿光逗著光妹的動作，我替他感到羞愧。

阿光竟叫我跟他一起發瘋，嚷著我倆的兄弟情義；我當然不甘示弱，即使被當成瘋子也不能讓阿光獨佔便宜。我跟他一同跑進雨裡；未料，才跨步，就被他推進泥坑裡。他早就想如此暗算我了。

光妹被噴得滿身泥，笑得更開懷。

我跟阿光在泥坑裡打起泥戰時，媽出現了。

她撐著那把屬於她的五百萬站在瀑布般的雨裡，盯著不遠處暴漲的溪水，不苟言笑。我們這才想起橋墩的水線已經過了警戒，卻玩得渾然不知。

媽大概是被我們氣得說不出話了，她沉默地讓我們躲進她的大傘裡。

傘下安靜，傘外滂沱。

雨被四方的傘面切割開來，沿著四面的傘緣滑到地面。柏油路上形成一個被完整切割的區塊，隨著我們前進的腳步，四方的格子跟著遠離橋墩。

爬上草坡時，因為傘太重，媽身軀搖晃，連帶傘下原本安穩的四方塊也扭曲變形。我知道那把傘很重，尤其乘載著暴雨的傘，更重。我伸手幫忙，媽卻在這時挪開她的手，錯開與我的交集，將力量不著痕跡地移到別處。

媽真的在生氣。

走到柏油路面後，雨下得更大。傘面被打得乒乓作響，不斷震動，宛如鳴鼓的軍隊。雷擊落在不遠處的平房屋頂，讓人有些卻步。

第二聲雷落下後，地面震動；光妹嚇得想哭，便更靠近媽的身側。

媽雙手支撐的傘更加搖晃了。

我和阿光顧不得媽欲觸即發的脾氣，有默契、也很識相地同時將手撐住傘柄。

走到橋上時，一陣風迎面撞上。

雨乘坐在風頭，如指揮棒下的音符流動，很有節奏地一波波斜打進傘下。霧茫茫的水氣層層疊加，遮住前行的視線。傘被風雨推得節節敗退，每一次翻開，我們的臉就被雨水重複洗刷一遍。

好幾回雷鳴，好幾回風雨，媽仍撐著五百萬屹立不搖。

風雨減弱時，阿光和光妹被家裡人接了回去，當然不免一頓責備，但阿光臨走時投來的目光卻很怪異。眼神裡有種難以言喻的晦澀。我想他擔心的是我。其實不只是阿光，我也從未看過媽如此震怒，不發一語的模樣。

風雨停後，媽將五百萬撐開曬在空地上。下午三點的陽光帶著些微的溫度，照著傘面上的水珠。

從那次之後，媽不再讓我到她的攤位去幫忙，幫我報名了市區的補習班；她不再說起那日的事，就這樣平靜地度過了國一的暑假。

◆

再到媽的攤位幫忙時，是我讀高二那年的暑假。

讀的是省立潮中。跟國中三年一樣通勤上學，但因為課後補習太多，媽幫我買了一台腳踏車，讓我往返更方便些。

高二暑假名為考生的地獄，沒有額外休閒時間，只能趁著偶而提前放學的名目偷閒。模擬考結束提前放學那日，我心血來潮騎到媽的攤位去。印象裡離我上次來，已經有四年。

一樣是接近正午時的酷熱，但路上人潮絲毫不減。我這才注意到，媽的攤位

其實不大，貨架跟貨物擠在不到兩坪的空間。攤位前總是停著密密麻麻的機車，機車主人不一定是光顧媽的攤，常常遇到車一停，人就擠進人群裡，過了大半天才回來牽走自己車的人。有車牽走，就會有車遞補上。因此媽的攤位前，往往連個走道的空間都沒有。

就在那狹窄的空間裡，總有一個賣絲瓜水的阿婆屈身蹲在車縫間。阿婆的攤雖不大，差不多就是一個板凳的大小，但那已經讓原本就擁擠的空間更侷促了。

市場人潮在十點之後來到高潮，在整條馬路擠得水洩不通時，總會有一些看著導航而迷途進來的汽車；在眾目睽睽下，無視於眾人排擠的目光，硬是將車給開了進來。

這回，黑色休旅車駛在機車與人群中，動彈不得。市場裡的人群會在這時很有默契地慢條斯理起來，宛若汽車一直都不存在那樣。可這司機看來脾氣不太好，不斷朝著愛動不動的人群嗚壓喇叭，才終於有人勉為其難挪出道路來。

車輪輾壓在炙熱的柏油路上，引擎轟轟作響，板金吸附著陽光的熱度，無禮地斬開人群。直到車輪離那位阿婆咫尺距離時，車子停了下來，無預警朝著阿婆嗚壓喇叭。

阿婆嚇到了，速度顯得更慌亂，原本收拾好的幾瓶絲瓜水在喇叭聲後直接咚咚咚掉在地上。

媽原本在結帳，趕忙放下手裡未找開的錢，幫阿婆將絲瓜水挪到路邊；直到車輪遠離，車子離開市場大路，眾人才又恢復上一刻被迫停擺的動作。媽將自己攤位內縮一些，空出位置來給賣絲瓜水的阿婆。她也將自己遮蔭的五百萬大傘的一角，分給阿婆。恢復購物和聊天節奏的婦人們，又圍在一起八卦了起來。

媽率先跟阿婆和婦人們介紹我。

「遮是阮後生啦，伊以後欲去美國喔。」她如是說。十幾年來都未曾改變的說法。

我常疑惑，媽為什麼一直要我去美國？

阿光曾告訴我，因為那是我的夢想。

我竟一點印象也沒有。

◆

媽對五百萬一直有種堅持。

我大學離鄉時，媽說摺疊傘遮不住一個大男孩的身體，「拿這種的好用啊，不會壞。」便指著庫存不多的「五百萬」，硬是要我拿大傘。

我嫌棄難看又沉重，亦不方便。可在媽的監視下，我還是拿了她給我的五百萬。新生訓練那天遇到一場雨，我轉頭便買了便利商店裡輕便的折疊傘，之後跟了我大學四年的是折疊傘；但不是同一把折疊傘，因為大概每一年雨季過後就得換一把新的折疊傘。媽說得不錯，折疊傘確實容易壞；但即使如此，我也從未用過她給我的五百萬。那把五百萬到畢業時，還套在未開封的塑膠套裡。

因為長年搬重物的關係，媽的肩頸開始難以舉起。偶而回家，她會要我幫她推拿拔罐。我起初不會，看著民間的師傅幫她拔過幾回，學得一知半解。

為了減輕經濟負擔，我大二開始打工賺錢，有意無意地婉拒媽寄來的錢，要她把錢拿去看醫師，但她卻嫌麻煩，寧可付個一百元的隨喜，到私人宮廟給號稱是濟公再世的乩童推拿貼藥。

大學即將畢業時，我才知道媽把錢用去了哪裡。

她跟著市場裡的一些攤販，買了幾張保單，在我讀大學期間，又加保了更多項目，提高保費金額。只因他們說，「要是有個萬一，妳兒子也能有筆錢好好生活。」

媽卻問，「那個錢能讓我兒子去美國嗎？」我之所以知道，是好多年後，整條市場街的人都知道我要去美國。

在還未搞清楚到底我為什麼非去美國不可時，我終於知道媽身體痠痛的原因，是癌症——肺腺癌第四期。同時間我接獲研究室的入取通知書——是媽一直掛在嘴邊說的美國。

拿到確診報告當天，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聯絡賣保單的保險專員。（這也是我事後才知曉）保險員說媽三年前突然加高保費，被認定是不同的保單，新保單還未達領取標準。不僅如此，因為她檢驗出癌症，某項剛續保的保單被強制退保，就此一拍兩散。

我只能取消美國研究室的入學，留在原本學校的實驗室當助理。

正當我以為這條路是場漫長的奮鬥時，我發現媽奔走保單的官司，比去醫院報到的次數還多。她總想盡辦法想請醫院開立數個證明，請不同的專員重新送件，可仍舊無法獲得理賠認同。

助理的薪水不多，只能勉強讓我們餬口，標靶的費用東湊西湊，還無法讓媽做滿一個完整的療程。

因為取消入學，我很快就收到兵單。入伍前，那個當初賣保單的專員來家裡。

他是專門來找我的。

他坐在家裡唯一的板凳上，先是將公事包放在腳邊，然後從裡頭拿出數份的保單影本。縱使是黑白的影本，媽的簽章仍是清晰的，我一眼就認出。

他說，保單本來不會有問題的。他指的問題，當然是理賠的手續和認同。他解釋，媽是特別去找了保險黃牛來做的。

我幾乎是屏著氣，聽他把話說完。

◆

入伍前，我聽從那位保險專員的建議，用醫療險的保單請領住院手術等簡單的理賠，可其餘的治療費，一時間還沒有著落。

我想起國小時媽堅持替我存款的那個存簿。

看著機器掃出條碼，顯示金額，上頭帶著機器溫度的數字，我愣了許久——竟那麼剛好，就是五百萬。不多不少。

我沒讓媽知道我用了裡頭的錢，付了她第一回做標靶的費用。可我想她必然是知道的。

出院後，體力稍微恢復時，媽又在某個午後雷陣雨的下午，整束那些多時未用的攤位架和折疊傘，將它們綁在自己的摩托車上；又回到倉庫裡拿出所剩不多的「五百萬」，將五百萬放在它一直以來所待的位置——腳踏墊上。直到腳已經沒地方放，只能雙腳張開，在車子行走時撐在摩托車的兩側，她仍是將倉庫裡能賣的貨，都備了出去。

我擔心她出意外，也騎著摩托車跟在她的後頭。突然想起，那似乎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這麼跟在媽的身後。

因為是臨時位，只能跟人併攤。

在窄小的空間裡將傘擺好，媽就開始叫賣。化療的副作用讓她的聲音變得沙啞無力，最後也只有三三兩兩的客人買傘。

收攤之後，落日只剩一些餘光。媽沒有照著原路騎回家，反而是繞到沿山公路，朝著冀箕湖的方向騎去。沿路上，她總不斷仰望那座被夜色吞了一半的山頭。我以為，她就跟我國小那時一樣，又再尋找大雨過後的白色絲絹。曾有一度，我以為她又要開始說那段老生常談的、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可媽最後是將車停在冀箕湖靠新埤方向的林邊溪上，不發一語地看著餘暉沒進黑夜裡。

退伍一年後，癌細胞從媽的肺部轉移到骨髓，她沒喊痛，只是夜夜淺聲呻吟。她已無力奔走法院跟保險公司抗爭，也沒有體力承受任何的化療。

到了癌症後期，連就醫都要人半哄半騙。

最後一次標靶的治療還未走完療程，媽就放棄了。

彌留前，意識唯一清醒的那一刻，她說了句抱歉，原因是她從沒想過會花光我去美國的錢。我告訴她，可我沒有想去美國。

◆

我舉著黑傘，將媽送回家——那是家裡唯一一把黑傘。

將媽的牌位安座好後，我開始收拾家裡的雜物。

倉庫裡堆置著大大小小的傘，都已經覆上一層灰，躺在地上的腳架也被雨水泡得生鏽，A 字架再也撐不開，立不平。想到媽上一回還出去擺攤時，又淋了滿身的雨，至今已過兩個寒暑。

媽專屬的「五百萬」大傘傘骨被雨水鏽蝕，我嘗試打開傘；但試了多次，仍徒勞無功。索性將傘丟棄時，收納箱裡的東西引起我的注意。我本以為那是還未來得及退貨的折疊傘，掀開箱蓋一看，裡頭擺放的是一瓶瓶原封不動的絲瓜水。

印象裡，媽從未使用過絲瓜水或任何的化妝品。

絲瓜水的瓶蓋上用標籤紙寫著採取的日期和保存期限。最近的日期，是我入伍前的暑假；而最遠的日期，竟然是我國中的第一個暑假。絲瓜水的日期最頻繁的是在國中暑假，高中時空了好一大段，之後接上的日期是大學畢業後……那是每一回我去擺位幫媽的日子。

阿光來捻香那天，正是連日大雨的第三天。

雨水從厚重的雲層裡傾瀉而下，絲毫沒有減緩的跡象，雨勢很大，滂沱的氣勢就像那日的午後雷陣雨。阿光於是說起關於媽撐著傘去暴漲的溪河邊找我們的事。

他說那不是媽第一次撐著傘去找我們。

「你還記得我第一次借你內褲穿是甚麼時候嗎？」阿光問。

我腦海閃過許多次阿光借我內褲穿的場景，不確定他說的第一次，跟我想的第一次是否一樣。

「那是我們第一次一起溜去玩水。帶著你妹。」

帶著你妹。阿光簡短的音節，瞬間讓我思緒落了一拍。

「阿姨都沒有跟你說啊？我們去玩水，你妹摔進水裡，你跳下水去救，後來你們兩個人都被沖走了。你好運些，被石頭擋了下來，你妹則一路被沖到下游。後來我一直以為你會很難過，還在煩惱要怎麼安慰你，結果一個禮拜後你回來上

學，就像是甚麼都沒發生那樣，跟平常一樣。」

「我妹？」我想問我妹死了？但我似乎更應該先問，我真的有個妹妹？

「沒多久阿姨叔叔就離婚了。聽說叔叔帶走你妹的骨灰，因為他原諒不了那時候阿姨帶著我們幾個去河邊玩。叔叔離開後，阿姨才開始賣傘的，她說，賣傘的人最知道甚麼時候會下雨，她想知道，下一次的下雨是甚麼時候。」

「我媽甚麼時候跟你說的？」

「你讀大學前一年吧，那時候阿姨跟市場一些攤販還有我媽，不知道聽誰說的就一起去做癌症檢測。」

「喔，是喔。」我冷淡地回應阿光，潛意識裡不想再聽到更多我不知道的事。

他見我不說話，冒出莫名的一句話，「你要去美國了嗎？」

「不去了，不是當兵前就取消了。」

我藉故要重新點香，起了身。雨帶著風灌進靈堂裡，好幾回吹熄了點燃的火星。只是點個香，卻反反覆覆讓人有點失控煩躁。起因大概是阿光說的話。

「可你不是答應過你妹妹嗎？你說等你存到五百萬就帶她去迪士尼看公主的。阿姨那時候跟我說，她已經幫你存到錢了。」

手裡的香抖了一下。

好不容易點燃的火星，又滅了。

「對了，我沒告訴你，我一直都是獨子嗎？我沒有妹妹的。」阿光細微的聲音，忽遠忽近地冒出來，不知真假。

熄滅的煙帶著殘影流進戶外的雨裡。

雨簾裡，迷濛的霧氣中彷彿隱現了一把大傘。藍、綠、黃、紅顏色相間的傘，將四方天地裡的黑暗撐了開來，雨沿著傘滑落，在潮濕的地面上畫了一個安穩的方形。

傘裡有人。

媽的容顏逐漸清晰。

媽的身邊站著一個只有她半身高的小女生，我看不清。那人倚靠在媽的身側，跟那天吵著要抓蝴蝶的光妹有些相似，但又更像記憶裡緩緩被揭開的她……